

提审，我去了，但是我不配合他们。我只是说不知道，或者我要等我们的领事到场才回答。他们拿我没办法。

最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旅馆取行李。下车后3个警察要押着我进去，我严肃地跟他们说，你们放开我，我自己走。我越平静，他们就越害怕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堂堂正正的没有做坏事的人，心是平静的。他们恐怕我给他们设什么圈套。先是问“你肯定你的房间在楼上？”进了房间又问我不下十次：“房间里有什么法轮功的东西？”最后我拿了行李自己先出去了。当我被警察陪着走出旅馆时，我向旅馆的老板说了一句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意味深长地向我点头致意，好象是说：“我明白。”

在整个被抓、被关押期间，我都保持着一个祥和的心态。而这种祥和却具备着强大的力量。一次一个警察使劲儿抓着我，而我心态平和、轻而易举地抹去了他抓着我的手。还有一次，我轻易地分开了扭在一起的学员和警察。这两次经历使我充分体会到了大法的力量。

海伦：在回旅馆拿行李的时候，我向楼道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说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跟我一起来的警察叫我住口，还推搡我。到了房间他们把门关上，要我把箱子打开，我坚决不打开。他们迫不得已只得罢休。但是他们竟看着我一个人肩背手拉的拿两个人的行李（他们不叫另一名弟子进来），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。出去的时候我看到路人就大声地告诉他们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警察将我连推带搡地弄上警车。

11月21日早上9点30分，大家

被带到机场，各自都在与其它乘客分开的候机室等候回自己国家的航班。

奥力维：我和英国弟子丽莲乘一架班机。警察要给我们照相，很粗鲁，但是被我们拒绝了。他们野蛮地搜查了我们的行李，想用这种手段吓唬我们，让我们不敢再回中国。在我临登机的时候，他们把我的护照、机票、手机等还给了我，告诉我5年之内不能进入中国，然后，把我送上飞机。

在飞机上，一位奥地利人坐在我身边的座位，他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，他问我为什么来中国？他说他发现我是被警察送上飞机的。于是我就向他讲述了我此行的目的，讲了为什么法轮大法好。我感受到他的内心被大法所打动了，他说：“你们的行为是正义的！”

海伦和奥力维：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告诉中国和世界，法轮大法好！

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中国千百万遭受野蛮迫害、又被剥夺了一切表达其观点的权力的法轮功修炼者请命！

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把荒唐的事实揭示给人们：每天为遭受迫害的人们呼吁的修炼者们自己却遭到同样的殴打！

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证实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限于中国人，全世界都被牵扯进去，只要谁打出“真善忍”的横幅，他就会遭到关押、殴打。

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意识到行动起来紧迫性，

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都享有维护“真善忍”普遍原则而不再付出宝贵的生命的权利。

就变得越恼火，越暴力。被拖至警车时，我把着车门拒绝入内。我身上的伤主要是在那里被打的。初被推入车后，我把着里面的扶手拒绝向前走。他们掰我的两个手指向后强拽企图让我松手，导致我的手掌骨折。我仍是不肯松手。最后他们终于把我拖入车。我便开始喊：法轮大法好！他们于是以拳头打我的脸。我的鼻子开始流血。他们用我的衣服盖在我的脸上企图使我窒息，阻止我说话。我有一阵子不能呼吸。这是在警车上的主要经历。

警车将我们带至警察局。他们把我们35人塞入一个小房间。很久之后，他们把我们关入楼下的小地牢里。里面一点也不通风。他们给我们照相，拍录像，问了更多的问题。非常粗鲁，没有任何人权可言。

但令我感到震惊的是，在那里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些警官居然不知道残酷的镇压正在发生的事实，那些20岁22岁的年轻警官，一无所知，他们中许多看起来十分单纯，听到镇压的事他们很震惊。他们只以为法轮功不好，对待法轮功可以为所欲为。

我问其中一个女警官，为什么抓我们，她说没有人抓你们；我说那我为什么在监狱里，她说这不是监狱；我说，到处都是栅栏围墙，不允许我们出去。若不是被捕，不是监狱，为什么把我们困在这儿而不能上外面去说话？她无言以对。

录口供时我问她，为什么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。她说：“因为我们是警官。”我说我对警察的理解是，警察的职责是保护好人不受坏人和邪恶侵犯，而不是打好人。她仿佛受了惊，录口供终止了一会儿，在后面和其他人用中文交头接耳。她便跳到下一个问题。她每问一个问题我都对她说，我已经回答了你那么多问题，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个我的问题？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我做错了什么？“真善忍”是违法的吗？女警官说，是的，是违法的。我说，是违法的？也就是说做人诚实、与人为善，宽容忍耐是违法的吗？她说，不要再问了，只许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必须照实回答讲真话。我说，你刚才还对我说讲真话是违法的。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她于是变得很烦躁。

在地牢里，警官恐吓一位试图用手机和外界联系的德国学员。她喊道，把你的手机交给我！你们出去时我会还给你的。我说既然你是打算还给她，那起先收走它是为什么？她对我喝道：走开！不要再问什么问题。她接着恐吓那位女学员，企图强行抢走它。我喊道：不许偷东西！为什么偷人家的东西？她马上辩白道：我们不是偷东西！我们只是帮她寄管她的随身物。她显然害怕了，因为我喊她作贼。

我感到他们的提问不可理喻。我回答了他们所有有关问题，如什么时间来，为什么来，几点钟上的天安门，而接着他们问我在澳洲的个人生活问题。住在哪里，我回答说这些问题不干你事，他们与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。和她站在一个悍壮高大的男警便对我说：“过来，我想跟你